

从西安到延安

文 / 文金

如果从高空俯瞰，广袤的三秦大地遍布大山、丘陵与沟壑。在九曲黄河与沧桑秦直道之间的狭长区域，有一条钢铁锻造的巨龙正在养精蓄锐、乘势待飞。它横卧于亿万年形成的黄土高坡，自南向北长达299.8公里，尾巴在西安灞河之滨嬉戏，龙头则低垂于延河之畔畅饮！

它，就是即将通车的——西(安)延(安)高铁！

时代的隐者

每次深入大型建设项目的采风，我都会被建设者无比慷慨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被中国“基建狂魔”的质量、速度与激情所震撼。

西延高铁建设项目即将告竣。虽然未见官宣确切日期，但“年底通车”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成为百姓热议不减的火爆话题。在通车庆典大幕尚未开启前，我有幸随作家采风团掀开神秘帷幕的一角，来到忙而有序的后台，与这些素面朝天、默默无闻的建设者撞了个满怀。

据说西延高铁项目，建设高峰期有16000余名建设者。大家千人千面、万人万名。有趣的是，一旦进入建设工地，大家自然就消弭了所谓的高低贵贱、尊卑宠辱，变得一律平等。甚至你的真实姓名除了在支付工资时会用到，其余时间尽可以用各类工种之名为名，如：桥隧工、钢筋工、焊工、架子工、风钻工、爆破手、模板工、运输工、混凝土工、搅拌站工、测量技术员、试验检测员、水暖电工、通风工、装修工、机械操作手、机修工、进料员……在这里，不论是农民工、季节工、劳务派遣工，还是队长、班长、项目经理，几乎都没有区别——每个人头发都是乱糟糟的，胡碴子是未修整的，眼睛因劳累而布满血丝，他们嗓门奇大，走路风风火火，工作起来个个是拼命三郎。他们远离城市、风餐露宿，顾不上小家，衣服上总是蹭着灰尘、裤子

上溅着泥点、鞋子上粘着草籽……基于他们有太多共同共通共情之处，人们给这个群体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建设者”。

中国的建设者，是一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能打硬仗的队伍。且凡有建设攻坚任务的地方，他们会像铁屑一样迅速聚集；当项目完工时，他们又像河流奔腾入海不复回。他们居居后台，在该冲锋时冲锋，在该隐退时隐退，因而人们大都只闻其名、不见真容。即使在各类盛大庆典功现场，也很难找到他们的影子；在主席台剪彩的不是他们，在嘉宾区域西服笔挺的也不是他们，甚至那些整整齐齐的建设方阵——大都由项目尾关管理人员装点，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负责冲锋陷阵、攻坚克难，当使命完成后，必然迅速奔赴下一个工地，开创新的建设局面。

他们是时代名不见经传的隐者——但绝不同于那些清静无为的修道者、远遁尘世的念佛人，还有那些试图取终南捷径、谋俗世功名的酸腐儒。建设者的隐，是不求功名利禄的归藏之隐，是食箪浆壶相迎不得见的神兵之隐，是拂去俗尘洗净铅华的澄明之隐。他们虽然隐身，却不做无功无过、人浮于事的透明人，更不当阴郁悲观、偷奸耍滑的缺席者，而是那心无旁骛、身无私求、实干有为的奋斗者。

他们用汗水和鲜血、用双手和智慧创造未来，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为和平而战

从西安出发，一路北上，奔向延安。这是历史上多么熟悉的路线啊！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那时，全国各地的青年成群结队朝圣般涌向这个能够实现伟大梦想的高原。他们扎根延安闹革命，将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洒遍这片热土的每个角落。

这次采访我特意带了一本喜欢的小说《保卫延安》。作者杜鹏程正是那数以万计投奔延安的青年之一，作为延安保卫战的亲历者，他用如椽巨笔谱写出了一部血与火交织、青春与生命飞扬的战争史诗。一路北上，我仿佛听见沿途星罗棋布的战斗遗址有隆隆炮声在耳边炸响，书页间子弹的呼啸和震天的拼杀似乎也要被脊背而出……这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战争过往啊！战士们用无量的青春、汗水与牺牲，为我们置换来了今天长久的和平。

70多年后，仍然是这片皇天后土，一队队建设大军像先辈那样披荆斩棘、筚路褴褛。只要身处建设现场，你就能真切感受到建设者坚如磐石、势如破竹的执行力，真实触摸到建设者激情澎湃、血脉偾张的创造力。虽然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和平年代才有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却重肩在肩，不逊于泰山！他们每进驻一个工点，就三五年不挪地儿，岩石的爆破声、机器的轰鸣声、钢筋的碰撞声回彻深山峡谷，高悬的钠灯、机车的大灯、闪耀的焊光照亮广袤的旷野，忙碌的身影、不息的劳作、专注的精神充盈于天地万古长青。他们与复杂地质作顽强斗争、与施工难题作激烈对抗、与流逝的时间作日夜赛跑。

战士们为争取和平而战，按照将军帐下绘出的行军地图狂飙突进，攻城掠地；建设者为人民幸福而战，铺展开建设蓝图浓墨重彩雷霆万钧，实现梦想。他们是为争取和平而战斗的孤勇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创造者！

以人心为心

高铁所经之处，建设者津津乐道于工程的质量、进度和安全，沿线百姓则以朴素的趋利避害之心，冷静地审视着、观望着、期待着：高铁通了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在西延高铁沿线：高陵人民渴望更迅捷地融入“西安大都市”经济圈，富平的柿饼需要扩大市场份额，铜川



图 / 西铁

新区老区竞相发展两翼齐飞，宜君、黄陵主打旅游优势牌，洛川、富县、甘泉的苹果红枣行销天下……

常言道：铁路一响，黄金万两。高铁开通后，虽然不会像货运列车那样即刻运走当地的土特产，但山区百姓将平等享受大城市才有的高效出行，同时外地客商也将无缝衔接地走进山间地头，从而鼓荡起区域经济、文化及思想的交流互动，实现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成果共享。

一路北上，为了多角度端详西延高铁这条银鳞四射的巨龙雄姿，中巴车如同鱼儿游刃有余地穿行于京昆高速、包茂高速、108国道、210国道以及四通八达的省市级干线公路、无所不达的农村公路。目之所及还有风驰电掣的普快、特快、直达、动车组列车，空中划过的西延航线……其实，陕西交通发展足以匹配革命老区人民对于交通出行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用最规范的语言表述就是——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的落后之间的矛盾”。

如此讲来，西延高铁的建设及其开通，则是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揽子务实举措中的点滴呈现。

查阅资料，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2018年1月，专家审核通过了西延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计划取消

宜君、洛川、甘泉北3个站点的设计方案，这预示着高铁将在这3处呼啸而过不作停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陕西各级政府的一致努力和争取下，4个月后，专家组竟破天荒地保留了以上站点。国家高铁网规划设站有着严苛的标准，而西延高铁的以“特例”对待，自然是中央政策的倾斜、革命圣地的加持以及民心所向的吁请等同向发力、共赢破圈的结果。

民心推动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呼应民心。以人为本，民心为要，人民的力量至功至伟，它是推动历史巨轮稳步前进、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

数智高铁

项目建设中，一睁眼就有无数难题扑天盖地涌来：征地拆迁的综合协调，湿陷性黄土等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安全施工，质量与进度的和谐共进，控制性工程王家河特大桥高墩大跨的质量管理，工程建设与生态环保的绿色整合，线路平稳度、乘车舒适度的精准把控，联调联试冲击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值的多部门合作，数字化、智慧化先进技术的落地应用及其推广……

记得早年采访建设项目，总有一些技术壁垒像一堵高墙横亘在前，建设者束手无策，为了啃下工程“硬骨头”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于是，我忍不住问：有没有什么技术难题难

倒过你们？答案出人意料。不论建设单位负责人，还是基层技术员，他们都异口同声：“虽然西延高铁建设要求高、任务重，但在当下中国先进的施工技术和强大的管理能力面前，还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建设者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自信，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欣慰。可是如此规模宏大的建设，哪有“轻易”可言？所有辉煌成绩的背后，无一不是默默付出、辛勤劳作的量的堆砌和质的累积啊！

时代的列车隆隆前行，每一步都离不开结实牢靠的枕木作为基础。只有将所有此前难以破解的技术壁垒像枕木一样踩在脚下、钉牢在轨道，高质量发展的列车才能行稳致远。

没有困难怎么办？建设者就在管理上自加压力，通过创建标准化工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建设百年精品工程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建设效能。你看这些英姿勃发的合同段负责人，一个个30出头，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项目概算投资动辄30多亿的建设重担。他们雄心勃勃、勇毅担当，志存高远、不辱使命，是新时代基础设施建设的弄潮儿，是引领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一路向北。我们从西安到延安，从“雄鸡一唱天下白”的伟大胜利走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伟大复兴……无人不感慨万千！

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

在喧嚣尘世中寻一处心灵栖息地

——读祁阿辉散文集《此心安处》

文 / 朴实

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匆忙的时代，我们有多久不曾静下心来，聆听风吹过麦田的声音，观察市井巷弄里的人生百态？祁阿辉的散文集《此心安处》恰如一股清泉，在浮躁的尘世中为我们开辟了一方宁静的精神栖息地。

《此心安处》以“风物随想”“记忆告白”“行走手记”三辑串联起五十余篇散文，构建了一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文学世界。作者将视角聚焦于寻常人生的细微之处——毛乌素风沙地的向日葵、关中麦田里麦客收割庄稼的身影、老槐树下的风雨记忆、父母兄长的亲情牵挂、市井街巷悠长的烟火……这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场景次第展开，不仅是对自然风物、往昔记忆、地域文化的深入刻画，更是对人性、世情的敏锐观察与独特感受。

祁阿辉的散文魅力在于她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与笔触。她善于通过细节描写传递情感张力，文字兼具灵动与思辨。她写风，不只是自然现象，而是“连着雨，连着云，连着月，连着土，连着沙，连着浪，连着万物”的生命体。“风能去它想去的世间任何一个角落，谁也挡不住风的翅膀。我们终不能像风一样自由，却可以拥有想象的自由。”

春节人人过，而她眼里的春节：“八天假期，除了必要的走亲访友，剩下的分配给吃饭睡觉听书发呆。闲下来时免不了胡思乱想，一些思考看起来徒劳无益，但却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得出“当确定过程比结局更有意义，便不再执着于探究某些虚无的事物”的人生感悟。这种将生活的细碎感悟付诸文学艺术的美学呈现，正是她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多数人不会在意坐在墙根眯眼晒太阳的老人，而她的描绘，便是将普通人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转化为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思考：“谁如果说老人们老眼昏花凡事视而不见，那是大错特错了。瞅见经过她们身边衣着光鲜时髦的年轻人，她们会端详品评一番。对某户人家孙女的露脐装和两个膝盖扯成天窗的牛仔裤不忍直视。瞧见年轻人整天大包小包地取快递想不通到底有什么可买的。听说院子某个老头老伴去世才

一个月就找了小十几岁的保姆还跟人家眉来眼去便啐唾沫骂无情无义。有时看见院子遛狗的，对狗主人的关注度超不过对宠物狗的兴趣，不待狗主人牵绳走远，就有人小声嘀咕，重点议论狗主人是否离婚或生育有子女，否则怎么会有闲情对狗那么上心。除了这些外，她们也时常羡慕如今的年轻人，吃的用的样样比她们那会儿强了不止百倍千倍。世事变化太快，不敢比啊！这句话常挂在老人嘴边。”

更难得的是，祁阿辉的散文始终贯穿着对普通人的关怀与同情。她写流浪汉“把能穿的都穿在了身上，连围巾也已经扎在应该是很脏的脖子上，似乎凛冽的腊月寒风马上就会袭来，他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样子像歌星在演唱会上。”笔端流露出深切的悲悯又不乏无奈的幽默。她写道班工人的生活，不从正面描写修路保畅工作的艰辛，而是通过道工妻子包饺子这一日常场景，侧面反映出养路工的真实境遇。“这天，钱西平早早就和好面，醒面的工夫，她剁的饺子馅也拌好了。她说，今天要包100多个饺子，6个人吃。有时遇上工人上山抢修道路，要在道班吃饭，人员不定，最多一次，她一口气包了300多个饺子。她这边饺子还没包完，一抬头，看见满身泥泞，一脸疲惫的工人们已经返回道班，把她急得不行。”这种不居高临下、不刻意煽情的平民视角，使她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温度。

她写游记，除了描写风景外更注重对人的描写，其实人才是最美的风景。如《湘西小记》中她写道：“凉爽的接待大厅，几个穿着土家族衣服的女子，坐在长条椅子上说话，脖子上都挂着景区接待证，个个模样姣好，个头适中。其中一个白脸细腰的女子还逗弄着怀里一个咯咯笑的婴孩，说着一连串我听不懂的方言……倚楼朝下望去，有三五个花袄黑裤的妇人在不远处水边挥臂洗涮着，侧影浑然不觉间与美景一同装进了游客的镜头。”瞧这画面感多强！

她描写城市变迁，不写大拆大建，而是用生动的比喻：“城市像一个磕到碗里的生鸡蛋，能在碗里安静地待着，也能随着碗的晃动而晃动。曾经的城市中心钟楼鼓楼已

经成为过去式，现在哪里是它的中心，哪里又不是它的中心，要看住在这座城里不同区域的人如何界定”。她观察城乡关系，敏锐地捕捉到“天一黑才多少显出了界限”这一微妙现象。她写道：白天，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有些暧昧不清。乡下的夜晚，安静，越是远离城镇的乡下越是安静。天黑下来了，人们自动回到家里，猪乖乖进圈，鸡眯起眼睛进了窝，连地里的萝卜和树上的苹果也放缓了呼吸，不用看，掐算一下阴历就知道天上是半月还是满月。而这时候，城里人多半在霓虹闪烁的楼宇街巷才开始属于他们的夜生活，在吃吃喝喝玩乐乐中喧嚣并释放疲惫。

她曾经是《陕西交通报》的记者，几年间采写的新闻作品先后5次荣获陕西省新闻奖和全国新闻大赛奖，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0多次。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她对新闻工作的执着和对事物的观察力，在散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祁阿辉坦言：“尘世纷扰，在忙碌的生活间隙，常常感到需要文学的润泽和抚慰。”正是这种对文学的真诚渴慕，使她的散文不流于表面的抒情，而是深入到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她认为散文是“了解世界的一条路，也是打开心灵的一扇窗”，这种认知使她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对人性的观察欲望和表达冲动。

《此心安处》作为祁阿辉的第一本散文集，或许如她所言“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贯穿全书的真诚与思考，却足以打动每一位在喧嚣世界中寻求心灵安宁的读者。在这个价值多元、人心浮躁的时代，祁阿辉用她的文字提醒我们：生活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宏大的叙事中，更蕴藏在日常的细微之处。只有学会观察、思考并珍视这些平凡瞬间，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安宁，实现“与曾经过的和解，以及面对未来的坦然”。

读完《此心安处》，我们或许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在忙碌的间隙，停下来感受风的自由、夜的宁静、人间的温暖。这大概就是祁阿辉的散文给予我们最宝贵的馈赠——在喧嚣尘世中，寻一处心灵栖息地，让漂泊的心有所安放。

毛玻璃。

后来，地铁从地下穿过，城北高架拔地而起，朱宏路被拓宽成八车道，给城市换了一根动脉。白楼渐渐佝偻，售票窗的木框被白蚁蛀出洞，候车椅的绿漆剥落出铁锈，像老人笑时露出的豁牙，可它仍固执地站在原地。行李寄存处的小黑板擦了又写，写下最后一班“陕E”的里程，那串数字被粉笔描得粗犷。

去年冬天，白色小楼前终于立起蓝色围挡，红色喷涂上写着“升级改造，敬请期待”。围挡外，新站房的玻璃幕墙在反光，像给老大哥换上西装；围挡内，残存的半堵墙上还留着一行用钥匙刻的小字“富平，等我”。我隔着围挡张望，既欣慰它奔赴前程，又惦记它旧日模样。挖机臂扬起又落下，一声闷响，瓷砖墙哗啦啦碎成一地雪片，我伸手接住一片，边缘割破不指尖，却割开一条时间的口子，里头有21岁深夜岗位亭里的灯，有第一次领工资买的红烧牛肉面，还有那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耳机里放的是2008年的《北京欢迎你》。

如今，装饰一新的老站再次启用，有了更亮的灯、更宽的道、更快的车。当第一辆新能源大巴无声地滑出车位时，忽然想起，曾经有个穿旧的确良衬衫的白楼，把无数人的赶路表情悄悄收藏，在某个傍晚，一个沙哑的女声喊出高亢的“陕E，富平方向，开始检票”。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岁月笔记本

城北客运站的旧时光

文 / 图
张慧慧